

豫章叢書

第二十六冊

石初集卷八

元 安福周震震謨

志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寇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於
民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沒郡人戴大賓提千百之
眾扼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眾寡不敵竟沒於兵
兄子華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脫身獨去道廣
踰閩間關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詆時政語
頗侵東宮執政爲之失色蓋舉朝以言爲諱危在旦

夕無人敢出口華明不願萬死直犯龍顏事雖寢亦
奇矣由是淹留輦下思顯其叔父之夙心事聞太常
錫忠靖贛守陳子山爲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
論京城喪敗之由尙流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階日
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
寵賂章也余嘗反覆致亂之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
賞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承平惟務豐其子女
玉帛君臣大義曾不經心一旦盜賊臨之望風迎拜
獻妻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知悔是皆
天理絕滅人欲橫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

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寇餘忠被其兒子國危如終尙
求表章之跋涉南北竟得所願蓋廬陵忠節之流風
餘韻感人也深故綱論法數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
見於草莽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
盡室投江死蕭彝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就死
得所皆儒者也立賢彝翁死城陷之日或爲立傳或
爲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率千百疲散遇萬寇
之執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
不死匍匐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
文公送董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

易今異於古華明展轉涉難厥見蟲沙毅然不受變
於俗難矣哉天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
來者於無窮也華明最哉余生長承平苟全亂世杜
門養拙二十年名不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
以得天故錄大槩俾廬陵爲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
有取焉或可以爲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赤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
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覺登宋紹興辛
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

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邵州別駕文忠誌
墓其後族蕃地隘分適四方高祖轉徙來南勤力爲
生曾祖賞用豐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
先親奮起輩流篤志苦學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
值宋亡浮沉遁迹教授廬陵永新間學者稱復齋先
生皓首甘貧持論鯁挺事有弗可雖眾所禮貌肺腑
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率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
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
於家某賦性疎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跡婦
氏庸愚往往肆侮輒笑而受之室無宿春晏如也出

處隨分裹足時貴之門前聞人頗與其直亂離屢蹈
白刃迄無毫髮損若默佑之者雖刻日定期不如
有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操持恆恐失
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沉不可僕數而吾以挾策獨存
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荊州之賦賈島桑
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夢
寐往來於懷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桑
乾爲何如侵尋莫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
本源庶幾出入起居飲食坐卧如石門在目以發情
而抒性也宇宙俯仰參差萬端國書直而史臣諫則

幽七月之詩可無作子絕粥而母恩割則李令伯之
表不必陳錯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恥長鄉
封禪之議空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
於是初之可憾衆矣豈若一間茆屋而祭者之爲愈
乎後之人勤力詩書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
敢必抑石門之載地志郡城龍脉所從起匪特吾氏
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
公罷相來過見堂宇楸隘親書門帖授別駕云于公
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幼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
故特以示後人

銘

正心堂銘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穎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
省來徵銘石西子初周霆震爲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覺者約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
造化胚胎本真不昧眾理兼該三才精蘊具方寸內
俄頃之知通乎千載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
莫測其機勿謂寂然死灰稿木跬步恩讐雲翻雨覆
忿憾好樂勃率以興恐懼憂患起而和承蔽陷離窮
繆迭展轉反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繼肆出入無時

銛鋒悍馬晝夜交馳及其飲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
自無斜倚聲色臭味玩好珍奇紛至迭出卓然不移
有美伯仲休于吉祥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
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有餘慶

賜谷丹室銘

羅君朝陽謙謹好學少有能詩聲雅爲士流所敬愛
遭世險詭閔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疵癘不能
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爲者藏丹於
室賜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
天爲元在人爲仁於時爲春春者四時生物之始而

賜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
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爲丹室也大矣是

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爲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內觀
道進於技惻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
盎然一室玉扎丹砂賜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
而爲物始庶札瘥者如夕達晨厥施斯溥與物爲春
猗嗟斯人喪亂羈縻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
知復何如匪寐伊寤怛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
載瞻彼蒼拜手稽首丹室之我覩此弗遠哀哉憔悴

匪陽不晡賓賓嶼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生命脉
虛生白室燈燈其光降福孔皆集于休祥斯詠斯陶
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昌厥後

琴隱銘

黃冠沖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托也
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霆
震聞之覺然而喜遂爲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譜歟世無人牧土之不如伯牙鍾期
古今奇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沖和道士若世外來
寓名琴隱豈真隱哉泠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

妙處自領南薰解愠垂拱巖廊單父之化治不下堂
聖賢養心所貴及物被之絲桐可以觀德歷曠大坳
孰爲伶倫聲多殺伐絕唱陽春凡此從游異於曠昔
宜奏和平變其氣質絃次風雅推廣此心仁民愛物
成治世音教化所關豈云小補毋曰退藏爲我再鼓

友于堂銘 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
之相次繼而出入之相資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
之所至蓋嘗深思反覆親莫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
知承順及旣成立則定省溫清左右無方亦云宜矣

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其愛於子孫保抱攜持
惟恐失墜然中道而棄捐者不少至於同氣則父母
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而食同案學違業而遊
共方韻頽青春休偃白日何願之不遂何樂之能易
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辱良友持志願盼周
旋爲忘年爲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雅淡有守持
志見幾明敏勤勞自任遺兄以安構堂廬東援周書
君陳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煮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
樂無間言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如魚得水
放情江海之上酬接庶務商畧古今攬衣侵晨篝燈

永夜意適忘倦率以爲常膝邊佳兒長伯友訓飭端
嚴次仲恭繼伯氏後客至觴詠必誘之盡言以觀其
所操一語微中卽嘆賞竟席作興鼓舞期於有成皆
友于之推也惜其得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懷歿後兵
興故居瓦礫伯友兄弟備嘗艱阻幸弗棄基堂構重
新慨念二父出其存時堂中和授簡徵銘願余衰年
交游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揆終鮮而疚懷上下古今
難平者事馬伏波邊郡田牧佐漢中興考其書戒嚴
敦則大才晚成伯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陽
身都將相而瑾恪分處魏吳南北隔絕由是觀之雖

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制
叔段至於出逐京城四方糊口武安侯謂漢丞相尊
不可以兄弟故私撓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雖有人民
社稷尊位重祿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愛
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交盡其歡年老
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津爲泗
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
日太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厚弟孝暉盡恭順之禮鷄
鳴而起且溫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度
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平旦集於中門與弟公權

及羣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易
昭乎流風餘韻在公卿間卓立相高若合符節後來
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情
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亦豈易能哉況經
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閭巷能不爲勢利所奪存
心友于者幾希今茲浹洽一堂少長雍睦伯友練習
世務身繫安危不違寧處仲恭謙約周慎綜理家庭
毫髮無私惟兄是聽足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第
婚嫁玉雪諸郎駸駸讀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厚
人倫美教化遠近聞風興起顧不愈熾而愈昌邪僕

老無能釋其祖子孫三世交情喟然韓文公敘馬北
平之語遂不辭執筆勉而進之銘曰

人之有生蓋與物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書紀令德
必曰孝恭友于斯何情之所鍾伯塤仲篚玉昆金友
駕言康莊如足如手陵谷高深有時變遷兄弟之好
金石同堅日月往來有時薄蝕兄弟之歡終始無斁
式燕且譽悉出於天涵溫和樂扶持顛連

韋家花謝扇外無塵烏衣闕 逍遙聽雨彷彿二蘇

桃園飛鷲太白其徒京兆枯榮魯山乳湮古今奇聞
沛若泉湧世或致傷患始爭財俯仰高厚獨何心哉

斯堂所存聖賢簡策寵錫萬金誓不與易婉辭微旨
櫛撫磨研於粲啓發有嘉披宣參商裨文豈容過目
常棣雅歌玩一作沈潛熟復壽觴爰舉慈顏伊和施于
孫子服膺靡他二父聲靈昭昭孔有斯堂斯人相與
悠久

石初集卷八終

石初集卷九

元 安福周霆震撰

傳

瓦雄傳

劉文貫述母鷄不尾而孳假雄鳴於瓦作瓦雄謠
蕭子貞傳之劉極稱其工石初氏未見子貞所著
亦託於戲而肆言焉

瓦雄者其先世王西方之辰錫名翰音見小戴禮生
而赤幘以善鬪名春秋時仕魯季孟間距金羽介籠
遇絕倫歷戰國尤盛函谷關出客必候商鞅用秦變

更法令爲私鬪輕重被刑咸陽之雄由是歛跡族寢
以微北類往往散落涸陰有老姬思母有恩泣曰翰
之類其遂絕乎類絕則鳴丑不聞孰與辨東方之白
胥而盲矣北晨家索雖多亦奚以爲夕夢陳寶附耳
云七國縱橫爭戰汝見聞習熟獨不記孟嘗君脫關
決策乎善爲鳴者齊客也宇宙間變化神奇孰非假
托特未之思區區羽族賤微呼吸變化生機頃刻又
何患挈壺氏之失職而不三號也哉古有陶瓦之士
因瓦爲氏播物之巧侔於大鈞自有宮室以來功施
棟宇萬民利之動靜互根物兩必化盍往請焉夢之

明日嫗物色造門其僞維處堦埴嫗擇重厚陰陽各
一選與同歸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明夷之家人
曰吉明夷坤上離下坤土重厚離火炎上厚重爲質
炎上成功其應陶鈞外卦變而之巽巽風也巽風發
揚離明光合靜極生動聲登於天鶡主飛動雄兆也
嫗謝筮畢延瓦上坐召化之所生曲拳以獻陰瓦氏
受而載之顧陽瓦覆二人相謂曰此所謂見卵而求
時夜者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我二人共功嫗旣已
知之矣目嫗取孤竹小挺鳴陽瓦三有若闡桃都之
秘啓陳寶密祝還以受化置瓦屏處越二旬而穀果

得雄由是繼絕日就蕃滋數世之後不可勝紀二瓦
朴陋未始自陳其功混身淤礫中久而泯沒嫗亦漫
不復省他族載輿圖者若賢妃之警戒志士之起舞
賈小兒之寵劉安之仙無不表表在人耳目獨瓦氏
之深寂然無聞於是宋宗後人作而歎曰甚哉秦嫗
之善忘少恩而於陳寶之靈爲有負也我不可無
言瓦氏代不乏人前史失紀魏臺之銅雀唐殿之鴛
鴦進而與王者居餘子輩何足錄也今太史氏其爲
我明之

太史曰形化之先原於氣化氣化者陰陽也天地之

初陰陽而已亭毒密運夫何端倪消息盈虛縱橫萬
變兔胎本於望月女國孕井而生瓦雄之傳亦若是
耳焉用葛引古昔譎張自欺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不測之神也體物而不可遺至矣

說

彭楚英字說

春秋傳稱楚多才召陵之盟屈完奉命而不辱晉國
通好以鍾儀樂操土風其後三閭大夫文章名戰國
卓然千古足以補國風之遺蓋其山川磅礴扶輿清
淑之氣鍾而爲人故英華發越恒有以表見於世其

來尙矣彭氏子傑好脩而文字楚英介余友李君伯玉求言以徵之殆有得於山川之扶輿清淑者歟將折衝論建慕屈完鍾僕之風烈者歟抑游心瀟洒洞庭之淵浴蘭沐芳攬蕙茝泛秋菊而追屈子者歟是宜慷慨激揚足以有爲而取知當世有非拘文委瑣所能及其雅尙可知矣雖然才本於德士君子立身必以忠信爲主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夫英華之所以著於外者皆和順之實有以充於中也是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惟自脩於內有篤實自得之功則令聞廣譽施於身風采振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楚英素能愛兄敬長睦行鄉人師友間講之必熟余
特懼其發揮太過而於所當務者或未盡耳故以是
說終焉亦友朋切磋之義也

思永字說

古者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自前朝馬上治天下
冠禮遂廢字亦罕聞邈方諛佞成風率妄引美稱以
加愚駭一倡羣和若宦妾焉受之者亦恬然無愧竟
不復以字行長傲莫甚於此廬陵橫溪蕭氏子昔從
余游名之曰恒字以思永而未暇以悉其義晚歲重
來溪上請有以明之吾年八十有四歲矣其可靳於

吾友乎周易下經恒列於首恒久也非一定之謂在於通變不窮洪範五事終之以思思者心之官也自皋陶謨訓蔽以永之一言其旨微矣惟能知恒非一定隨事變通然後足以明此心之官而心思以至於永凡人日用動靜莫不有思乃其常也然不過循乎遠近之暫爾若夫心思而至於永則非知道之君子不能蓋心之神明以方寸之微而攝三才之蘊俄頃之知而通千載之前日思而已周公之坐以待旦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所以永其思也況學者乎他岐眩惑得以汨吾之思非永也中道嫌疑足以

痛吾之思非永也安居省察當造次而忽亡非永也
平日操持或頃刻之少怠非永也夫所謂永者心思
循循相爲悠久非勉強於一事一時之所能也是故
事親則思永其孝事君則思永其忠交朋友則思永
其信物欲牽引易於變移則思有以絕之憂患侵陵
或至沮喪必思有以勝之理義之奧則日潛其思於
未融心術之微則日察其思於未遂事物之來有限
吾身之應無窮思實有恒惟恒故永非恒不能以致
永非永不足以言恒合易書之義不忘三復於操存
終身由之無入而不自得矣思永生質信厚不剛不

柔試用於時所至稱善庶幾有味余言交游或以虛美相加佞人也遠之毋貽識者之笑

書後

書章立賢傳後

余讀史記至田橫海島五百人皆死竊疑太史公感時憂憤彰大其事爲天下後世勸未必其盡然也及觀我朝淮南余參政死安慶盡室相從如歸閩郡無一人生降然後知前史之不誣而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猶一日也復有奮身草野臨難相從父子婦姑義不辱如龍泉章立賢益可驗斯人秉彝好德之心

而史氏之言爲尤信立賢儒者也布衣也非有千金之資一命之貴起衆仇致盜憎姑引却退藏以脫須臾何不可者而毅然父子萬牛莫回嗟乎難矣至於深聞往弱亦慷慨激烈如金石曾不少變何哉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自脩身以及齊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立賢生戰國固當不遜田橫擅一郡守之資必不在余安慶後又進而得行其志於天下則人皆心立賢之心與海島安慶相倣倣矣豈憂盜哉於是海內干戈且十年縉紳間往往不能引決望風屈伏憂辱以陷於死亡子弟妻妾忍心事讐不啻犬豕

蓋家庭教育詔惟知持祿固位君臣大義未嘗一語及之則臨難決死生之際予焉而不父其父妻焉而不夫其夫所由來者遠矣其或脫命鋒鏑貴妻愛女一旦夷於倡優反因之以徼寵利焉此又禽獸所弗爲者原其絕滅天理玩寇以資富貴日肆漁取之心未必不自以爲得孰謂妻子之不保展轉污辱至此極哉未知其心亦有悔乎否也惜無以立賢之事告之喪亂以來求立賢本末於友朋執筆而無愧者鮮矣獨子高劉楚慨然爲之傳余讀而異之悲夫自余淮南而下落落不數人禮義廉恥大率泯沒於公卿大

夫而抗節不出者恒出乎一介之士於此尤見舉世
陷溺之餘天理之不可泯者自有時而發見也惜其
不盡傳傳亦未必信如蕭彝翁之赴井雖其初不能
直道事人然就義從容亦足蓋其生平矣談者猶以
無官守之責非之是亂臣賊子之黨惡足以論士哉
因附見焉庶來者之有聞也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冬十二月到郡始得與夏道存相見談及劉敬方道
存拊髀曰惜哉其兄元方昔兄弟受學於先叔父華
遠師死而未卒業仲善兄官會稽日復負篋往從其

後兄弟自相師友之日爲多元方已矣敬方今無恙
乎吾笑曰飲尙可數十杯橫經授徒聘幣交至述不
能出門坐客相視嗟嘆久之歸途過敬方留宿燈下
出述軒詩一章片紙楷書泫然曰亡兄遺墨也寒門
薄祜先父年不滿三十吾兄幼孤植余遺腹力學甘
貧幸不墜儒業壬辰兄沒天下大亂間闕萬狀提挈
二姪一子涉難苟存前年又喪次姪遺孤藐然余又
垂老每覽此紙悲不自勝令其子敦信朗吟客恐凡
聽音節起伏開合抑揚詩家律度具足仲善之序蕭
氏一德求己二進士之題字相與發揮歷歷可考嗟

乎楊子雲爲西漢儒宗而太元之作當時已譏其覆
瓿韓昌黎文振八代而金根車之義其子竟其能通
蘇內翰賦詠聯篇而詩禍之興家人棄之恐後其他
埋沒何限敬方獨存此紙於干戈二十年之餘賢而
藏之不啻千金之璧其可尙也夫天壽斯文綿延如
線係於一人之身微敬方是宗殆矣豈復有一言半
辭留傳翰墨使人深嗟不能自己而俟來者之知乎
吾是以反覆沈潛深有感於此片紙也兄弟之愛鍾
焉師友之傳著焉子孫之慶賴焉一事之微三善交
集其於倫誼固不愈厚邪劉氏未艾之福不必他求

卽此乎在矣後復從敦信得其和道存別賦及坪下
廟捨田碑鋪張春容紀載詳贖有古作者之風又諸
君子所未見故備之庶廣其傳於他日元方雖死猶
未死也歲在元默困敦臘月望後五日石初周寔震
書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故友王伯康三十年前宦遊湖北兵戈阻隔消息不
聞或言死國沅靖間竟莫知定處一日其子可通持
所寄鄒孔厚詩三章泣曰先父手澤也兒生晚不能
記憶父聲容鄉之先達云汝父平生嗜吟流輩推慕

亂來不存一字寤寐深痛多方購求近得之孔厚子
德誠捧讀如父復生捉搦懷抱一字一淚幸托世契
願賜一言嗟乎海內鼎沸以來倫誼之數久矣世家
子弟流離顛沛之餘辱於皂隸降而樵牧往往有之
其僥倖不墜者不過馳騁弋獵日逐聲色貨利問以
先世茫然不知所對反肆詆欺恬無愧色况復知所
謂文字邪幸哉伯康之有子也伯康自幼以穎悟聞
祖父廷明師授之書余由是定交往來賞其俊異既
長克自樹立急義重交著述多樂府歌行宦遊京師
歸而賓客益衆見聞益廣殊足以慰悅其親國難將

興檄遠方遊徼治裝戒行親知力勸引却慨然曰丈夫立身報國政在艱難卽日就道後聞冒犯鋒鏑委命於官多所建置惜其事不傳此詩不知作於何所收藏故人之子可通求得之余白頭江南文字間復得相見何其幸歟慨念宇宙寥廓陵谷推移善和之藏凡三易主平原草石無復子孫凌虛臺之野草荒烟汾陽宅之古槐夕照在承平時且不能自保付哀感於後人干戈糜爛之餘珠璧珍奇漂沈沙礫姬姜玉雪流落風塵愛所不能捐恩所不能割不取一毫顧戀區區殘篇簡脫之醬瓿煨燼而黼黻文章托友

朋以傳其子豈偶然哉父子之親藉是得以繫孝思而不泯朋友之義由是可以裨世教而追古風皆人倫之大者天意殆留爲孝子慈孫之勸而片文隻字托於交際乃有以壽斯文一脉而啓他日過庭之訓篇章云乎哉王氏傳家之寶千金未易致也往年王樺山購得澗槩遺稿一帙授其子孔厚以歸于鄒氏稿至今存孔厚澗槩仲子也德誠推其父昔之授於樺山者今以施之可通樺山廬陵老儒後進多所汲引談者尙之

敬書先親復齋先生律賦後

先親平生著述遭亂灰滅此前宋場屋程式記憶僅存書以示後間或片言隻字殘缺已令同文鳳祥筆之遺訓昔受學於祖鄉石門梅屋尹功甫先生甲子安福嘗試明祀世祖緝熙多福賦先生中第一名七韻警聯云大風之會何殊赤縣之寒霧棧道之絕不減滹河之度水蓋二祖則同有艱難斯有勗力由今日觀之無創造則無中興此師友間意故並錄之文體雖世代之不同然學識議論之高古今一也目昏愈甚執筆惘然後之人以此爲心則庶幾矣歲在

月 闕

日嗣子霆震敬書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彙傳後

郡前修日遠近年肆爲記序傳贊者率不自量肆情
妄發遂爲四方所輕彥文來山中袖出此傳讀之不
覺驚喜廬陵豈真無人哉寫至琛年七十以哭母終
尤極警策昔戰國時齊深井里聶政家貧母老爲狗
屠旦夕得甘脆以養親漢陽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
政母壽求以報韓仇母死服除竟爲仲子報仇暴屍
韓國同一狗屠也彼以報仇死此以哭母終琛雖小
人去政遠矣傳贊有悲歌慷慨意宜追古作者宇宙
寥廓庶幾此道不孤吾以思忠卜之也

代跋

友人王誠之示余周思忠所著孝子王琛小傳或謂琛小人屠狗辱處士君子羞稱昔之過也余曰不然琛生長田間樵牧椎埋與伍初不知讀書爲學而致養其母服喪遇哀以終斯可稱純孝子矣書不書固不足爲其輕重先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有之而不取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大抵今之士君子往往喪其良心奔走形勢矯誣媚悅惟利是趨聞王琛之風不泚其穎反譏傳者之非不知所學何事互鄉童子之見夫子與其潔而進之沐浴齋戒之

審
強人孟子以爲可以祝上帝傳琛者猶不援此意乎
遂書以授誠之庶有志於道者知取舍之不可以不

石初集卷九終

石初集卷十

元 安福周霆震撰

題跋

閱晏彥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郡人有王炎登者濫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著
江南野史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爲不得已
晏彥文接春秋追論之雖難掩廬陵之愧愈於知
而不言

余生平寡合自信朴愚每閱陳壽魏志及王介甫讀
史詩未嘗不反覆嗟嘆掩卷流涕蓋古今興廢之際

談者惟務趨時諱稱先代故忠臣義士多泯沒不傳而姦巧橫行子孫根固數世之後豈復有公論哉殊不知經史昭日月成湯慚德仲虺終不敢以爲無夷齊餓於首陽仲尼表而出之爲萬世勸雖春秋亂賊接跡戰國七雄並爭然而天理流行未嘗止息秦漢而降如魯仲連當勢利紛紜之會寧甘死蹈東海義不帝秦管幼安避難遼東三十年終老魏都心存漢室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豈有使之者哉抑又有大於此者漢興規模宏遠矣蕭何治未央宮壯麗宜也而高祖怒曰天下洵洵未知何定唐建成元吉

之死人倫大變前所未有史臣曲意掩護而太宗命直書之范質循規矩惜名器宋初賢相也而欠周世宗一死公義斷自太宗此皆創業垂統之君極人情所不敢言而慨然出諸口卓爲異代信史曷嘗有所避忌哉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刊去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爲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文丞相何如對者皆貶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是忠臣矣衆忽屏氣相視惕然信公日見表彰揚於內外臨御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握綱常如拳蓋爲信公而發由是復興科舉一代禮樂蔚然

有光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如一日詎不信乎凡具
耳目者曷不於此觀之鄙夫盜竊儒名不啻犬兔誠
如許昌靳裁之所言使其人存不與同中國况得以
污君子齒舌哉

附題蕭彝翁碑陰

吾不識盧景宜其先山東人隨父來南父歿於官貧
甚事母以孝聞一日於友生晏彥文家閱夏道存所
撰蕭彝翁墓誌彥文從旁嘆曰厚哉盧景宜徵斯人
彝翁不傳矣昔受學於彝翁參政全子仁討紅巾時
辟彝翁行軍參謀全貪暴自用彝翁具員耳戊戌城

陷全奔賴彝翁義不辱約錄事張元祚同死張降彝翁一再赴學宮井死葬讀書臺下逼近城牆閱十有五載發卒修城景宣客鎮守軍帥歐氏大懼侵沒請於歐令卒伍物色訪求得之草莽間棺衣悉化白骨儼然捐歲俸白金若干改葬如禮夏先生爲文以傳不朽厚哉景宣之爲人也嗚呼師道之不行久矣始學涵有薰陶若嬰兒之望長稍識趨向卽視其師如路人欺其交游侮厥父母或借皋比之席或彎射羿之弓固不待死而背之也彝翁死義無後倉卒旅殯陵谷改移景宣追悼久而益堅見諸行事難矣哉近

世有避兵走死赤日黃塵瘞道側同行者歸告其子
事定令偕往收殮子邈然置之弗問又有逃竄將出
境候者失期頓踣而返自度不能活一夕陷首空地
淤泥中俯伏死槁屍池邊其子客居曠歲嬉笑自如
彼二人者既不能免父於難距死所可百里委棄混
滅未嘗一動其心較之景宣師友間何啻霄壤吾因
繫此於彝翁碑誌後匪徒著景宣之賢因以警天下
爲人子者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

至正壬辰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辟

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
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
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
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
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
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
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
川變起丁丑屠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
殿北兵搜得強污之不可死於禮殿之南事定母嬰
兒血模糊影留殿堦不滅刻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

石爲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之
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况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
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
能歸骨於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
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旣高李氏之
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爲辭以哀之

亡

其辭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

胡氏儒家子天性純至配番陽潘希古事舅姑以孝

聞至順辛未大疫希古病且殆胡氏默念曰在室惟
三兒長纔九歲次七歲次四歲無內外懿親夫萬一
不幸兒將何屬乃涕泣毀髮自誓焚香祝天曰潘氏
興廢係夫存亡若命數在天不可逃願以妾代夫身
庶幾宗緒不墜妾雖死實甘心焉禱訖希古遂甦胡
氏後五日死希古日夕哀念恒恐幽冥有負凜凜焉
長育諸子至於成立官學校以壽終其適長景岳爲
安成邑佐撫庠兵燹之後民賴以生家甚貧篤志有
守金玉貨財凡可欲之物填委輻輳一毫不以經心
縉紳接迹誅夷獨超然刀鋸斧鉞之外古所謂剛者

殆近之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故并及之

贊曰夫妻子母之屬人倫至重喪夫而自誓守義史傳往往有之未聞籲天以代夫死而憂深思遠在於後嗣者當其倉卒捐生慨然引決旣婦道之所難而憂及後人知有天而不知有己尤母道之罕見婦道也母道也俱有以異於人一念之烈自天佑之克昌厥後而其子之樹立皆人所難此天道之自然也向使夫存而子莫能訓子壯而無以顯其親則天道爲不可知矣感應之理彌久而益著天定可必豈不信

乎

碧溪贊并序

廬陵多佳山水都其勝者曰橫溪距郡密邇歐陽文忠之先冢樹在焉小溪環流映帶如練友人蕭貴卿居之取碧溪自况其季子恒從余游請究其義余嘗升高四望涉溪之源休於江滸慨昔賢之不作居是間者豈偶然哉將襲斯名於稱情固當引而伸之也贊曰水生天一萬有之初瀦爲池沼流爲江湖山下出泉放乎四海望洋無垠其淵有灌泉之始達演而溪流盈科而進有本不休夏潦春霖奔湍駭浪左決右衝固難具狀迨其定也表裏湛然源流一碧玉潔

水堅泥沙潛藏潢潦遠去碧者其天性真呈露智人
於此適興陶情爰漱我齒爰濯我纓清風在懷載色
載笑明月無心放歌垂釣澆溪而釀秋桂始花汲溪
以飲石鼎春茶弗激弗揚斯澄斯瑩水乎云哉我天
其性逍遙容與或淺或深中心默契朝夕洗心持之
以平視溪猶鏡隨流應之周流涵泳存之於淡溪靜
匪愚滌除垢濁漸漬紆餘什伍閭閻傍沾沛澤以溉
釜鬻以豐稼穡越若子職譬之派分伯也幹蠱季也
崇文施於諸孫沐浴其滌夢寐吾伊青燈夜午邇泉
達海其不在茲樂夫天者益廣其施巽巽文忠榮顯

此始紹述高風尙其敬止

歐陽氏畫舫圖贊

掬指之舟恒昧夫先備千金之壺每捐於旣濟此古
人所以傾覆相繼圖畫舫者誰歟驚風濤於平地斯
人也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凜乎臨淵而欲墜夫然後
免禍於干戈之際宜其坐觀冒利涉險深得歐陽子
之微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默契太史公之遺意猗
歟休哉弗畏入畏

周尙易出軍圖贊

執弓矢者其容舒鞋鞍馬者安以徐指揮左右而坐

自如不知者將以爲輕羊腸九折之險知之者則見其胷中兵甲之有餘邈而求之非有得於漢廷博介子之意氣能若是歟

張梅間寫真贊

丰神洒然談辯鏘然鍾王筆法姚賈吟編昔也諸侯之賓客今焉隔一作地以周旋不知者將槩以脂韋之類用之者則見其玩世而神全噫此之謂杜德機殆自遇其天者乎

琴隱寫真贊

潛心自遠其神全寓物恒平其志先飄飄乎一琴一

鶴殆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贊

承平少壯竟絕迹於鳴珂遲暮艱危屢脫命於干戈
端已而不矜重交而不阿長貧孤立適興詠歌生平
無害物之意恒簡靜而謙和方寸間其或得於天者
稍多

祭文

黃尙書幕府伍經歷祭旗文

國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從尙書奉詔出都門
天戈所加無不定順狡焉小醜敢抗大邦皇威顯臨

其黨之毒於永新者既不遠二百里而送死安成伊
邇何恃而猶陸梁方今秋令司刑金爲兵氣諸軍順
時進討其成厥勳嘉謀僉同穆卜允協大旗卓建所
以明號令肅觀瞻揭日月而光華之祀事孔嚴重王
命也皇天后土洞鑒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濟

附錄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

並墓誌均門人吳璧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也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勳赤壁其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尋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於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於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夢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疏奏讓居翰林不就官終邵州別駕爲先生六世祖也曾

祖諱彥明祖諱孟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
亡之後浮沉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
先生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
之卽投戲具自是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爲前元延祐
甲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來太學上舍梅遊王
公以雄才與譽爲鄉閭矜式卽禮羅訓諸孫先輩若
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
深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間一歲復齋歿先生俱
終制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卽爲甲齋桂隱二
劉公冲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

先生所爲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強爲乃專意古文詞至正壬辰兵起徐穎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揭家郡城家君闢館令璧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一見顏色弗可得不在名投贈卷中以飾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蓋由其資稟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績其世學而介然自

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
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
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卒困躋不
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誰復健筆而
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爲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學問
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爲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如
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
規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蓋
其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
槩也先生之爲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

逢迎而和易從容亦不爲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孤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獲伸已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夜憂人之憂恐不克于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爲勸言之見聽則亶亶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信噫推先生之立心操行如是故厯亂三十年領家眾凡幾人出入兵間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考終牖下則是爲善之報未始

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
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
二十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歿於今洪武十二年正
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淑德相其夫子先
二十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郁吉吉字從泰終廣西
桂林府義興縣丞女二長異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
王吾賈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
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
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
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廬陵縣儒林鄉長半楓林之

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壁於門生中年最少受
教實深先生嘗詔壁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
生之學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
謹摭先生平生大畧私共諡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
君子云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
名爲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
目取上科目外有豐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
庫儲藏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歲僅取百人應

科目者不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成在
黜落甲第之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
惜哉安成在漢唐爲大郡宋元爲州今爲邑迥今博
古之士若繩懸珠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
與丞相益國文忠公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
諱震字亨遠其父復齋徙吉邨先生不忘厥初號
石西子初生元至元壬辰正月十日幼聰敏篤學讀
書一目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
公松廬書臺王公梅邊彭公魯齋齊齋鄒公雨巖皆
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公之廬擴充見聞

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藝場屋弗偶再
試再不利揆己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戶讀書古汶之
源梅邊延於家塾教學半焉大肆力古文辭取史漢
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先生獨
步文名著邇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成先
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剖
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問隨答
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
爲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麩
菓蔬食泊如不御綺絜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

敬步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
書法歐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
業者不問知爲先生弟子年踰八袞耳聰目明講貫
不輟四子忠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廣西桂林府義
寧縣丞最厚於先君子梅間先生壁自七歲從游凡
八春秋受訓居多歲己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
弟子稱觴竟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葬儒林鄉楓
樹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

學講書詩壽蹟期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鈞爵祿
膺敬穀兮道淑諸人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

樂哉斯邱心休休兮刻銘貞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
先生既葬予求郡守湯侯銘之爲之銘矣而事未
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教人余重爲銘錄似
同門友蕭恒思永共傳之并錄寄其諸孫曾幸甚
璧謹識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
議大夫禮部尙書宋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
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

歿於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璧狀先生之行微
銘於番陽費震辭不獲乃撫其行事而敘之曰先生
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軍瑜西晉時
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安成山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
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
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別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彥
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
爲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
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太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

才延訓諸孫鄉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
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
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閭里絕
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顏色不可得杜門校經以道自
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爲學務求聖人誠意正
心真知而實踐不尙華麗故其爲文也質茂淳朴不
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彝倫之言至正壬辰江南
失太平安成爲甚先生潔身澡行不以困阨累其心
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爲國
史補晚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

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二十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二十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秦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韻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誠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葬廬陵縣儒林長安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諡曰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

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爲人乃爲之銘曰

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旣亡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柏丸丸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石初周處士文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旣敘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絕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爲一時名士所推尙嚮令躋一

科授一職則倥偬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
之發於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爲人剛介而和易接物
居貧無戚戚容如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
跡守善自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
文也不澆而洎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
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處士往矣而
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
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
賈之哉敬以是書於集後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

林堅謹書

書石初周先生文集後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僉事晏彥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當元延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于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卽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愛國憫民悼俗之言識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爲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門人私諡曰清節先生而彥文

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爲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尙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諧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饗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何遠哉爲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子吉義寧丞孫誦行人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爲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爲尤見

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其
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
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旣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
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
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題石初先生文集後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
混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
羣書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
弗利輒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

劉公輩號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爲詩
文豪邁俊逸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
變感時觸事悲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
人私謚曰清節先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第弟子嘗
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爲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
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
出僉浙憲公暇欲鈔諸梓屬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
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容贅雖然文以理爲
主以氣爲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然理
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

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
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盪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
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
云先生諱靈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
西子初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
第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
官淳安商輅書

書石初先生文集後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劬書
志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却掃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

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鉞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署以國族中華文士罕筮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心於當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髮絲粟之材悉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於離亂羈愁之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于公之門宜高舉萬之後必大蓋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

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
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
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修撰太子右庶子經筵
講官同修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從金陵鈔本以周氏家藏存
存稿本校之間有不同者隨注於下惟第五卷蘄黃
連結六絕題作北山口號蜃氣樓臺一絕題作江西
省椽云云又紀事五絕以序觀之皆詩與題不類兩
本同然必詩與題有脫失於初稿者北山口號一題
似與蜃氣一絕相近因與蘄黃六絕題互易惟蘄黃
作仍絕不類題其紀事五絕亦然既無可校正姑仍
之觀附錄後序是集爲門人晏彥文所輯六世孫浙
江僉憲正方所梓在成化九十年間而序於洪武初
者爲劉玉汝成陳謨心吾葛化誠夫張瑩梅間則皆

石初之友也存稿所附有蹄涔集坦齋存稿愚直
存稿佩章存稿詩文皆可錄茲刻但取石初故從金
陵所鈔成化刻本獨未載入其前序己未十月南昌
魏元曠跋

石初詩文之可貴 四庫總目元百家詩選言之盡矣予初得江南抄本魯魚亥豕觸目皆是後假安福周氏所藏存存藁校之改正多字始行付梓據存存藁小序此集在明有成化隆慶兩本今皆不可見存存藁刊於乾隆三十七年以石初居首并十卷爲五卷編次與鈔本稍異然前後均無刪削尙爲完書未附其子日強達止集三卷孫安卿提舉集定鄉蹄涔集各一卷雖家法具有而韻味則稍遜矣庚申四月胡思

敬識